

# 精神符号学导论

李思屈

**摘要：**目前学术界的符号学研究，实际上包含了各种不同内容和类型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对具体符号现象和符号内容解读的符号论研究，以及探讨符号逻辑及其一般规律的符号学研究。本文从符号学的内在规定性及当代精神危机的现实考虑，独标精神符号学研究。本文描述了精神符号学的内涵与特征，归纳了精神符号学的三大研究领域和精神符号学未来发展的三大路径。

**关键词：**符号学 精神 中国智慧

DOI:10.13760/b.cnki.csalt.2015.0064

## 一、精神符号学的内涵与特征

精神的危机是比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更隐蔽，危害也更深远的危机。精神符号学的提出，是对20世纪以来世界性精神危机的一种学术回应。

不论人们对符号学有多少不同的定义，但在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学科”这一点上是非常一致的。不过，一般在使用“意义”这个词的时候，却往往没有明确分辨它是“指称”性意义还是价值性意义。当我们说狗是什么、树是什么、什么叫首都，即对任何事物下定义时，我们偏重的是指称性的意义，即“意思”“含义”；而当我们说人除了要活着，还必须活得有意义时，“意义”这个词偏重的是精神价值性。偏重指称性意义的符号学研究，其范围既包括人类的符号过程，也包括动物指号、物理指号和植物指号<sup>①</sup>。而偏重价值性意义的符号学研究，就是本文所指的精神符号学研究。

人创造符号首先是为了指称和表意的实用目的，其首要的作用是能够明确地指称事物、表达意愿。但人类创造的符号世界并不仅

<sup>①</sup> 约翰·迪利：《符号学基础（第六版）》，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仅是客观现实世界的一种概念式映射，不仅仅是现实世界的镜像反映，而是在此同时创造了一个精神的世界。作为世界映射和镜像反映的符号行为在其生命的实用功利方面与动物、植物的符号行为并无本质的不同，而作为精神世界表征的符号行为则为人类所特有。卡西尔说过，人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signs）作出条件反射，只有人才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symbols）。<sup>①</sup>显然，只有在精神符号学的意义上，我们才能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而在一般的指称和符号指涉意义上，人与动物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精神（spirits）与文化（culture）、与意识具有联系，但也有重要区别。精神符号学是研究人类精神发展和意义生成的学科，侧重于符号的精神价值性内容及逻辑。它既区别于以索绪尔二元论为基础的实在论符号学，也区别于探讨特定类别符号文化内涵的各类文化符号论，还区别于皮尔斯作为广义逻辑学的符号学，它重点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现象中的符号作用。

对于人类精神呈现的具体形态的研究，构成了宗教、艺术和哲学研究的主体，其研究成果充塞了各地的人文图书馆，其中也有许多讨论精神内容的符号呈现的“文化符号论”成果。然而，对人类精神运动及其价值生成规律进行的主题性全面研究却并不多见。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研究精神现象，是迄今为止人类学术史上精神研究的巅峰之作。在黑格尔以前，人们对精神现象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历史现象的精神论，讲古希腊人的精神状态和对精神的认识怎么样，中世纪人又怎么样，近代人又怎么样，精神研究变成一种历史描述，停留在历史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材料收集和分析，没有上升到逻辑的层次。席勒描述说，古代人的诗是朴素的，近代人的诗是感伤的；古代人比较感性，近代人比较理性，进而提出理性和感性的统一。这种历史的描述是对一定历史现象的总结，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但其中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停留在经验界看问题，没有上升到纯粹逻辑的层次。

黑格尔在纯粹的逻辑层次上来整理历史发展阶段。在扬弃了历史的偶然性之后，精神现象得到了全面的逻辑整理，揭示了精神的历史发展中具有必然性的逻辑结构，这使他的《精神现象学》成为精神研究的一座丰碑。

对人类“心灵的永恒结构”的纯粹逻辑追求，是现代符号学诞生的重要动力。符号学的出现，表现了人文学科不满足于对个别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归

---

①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类，是建构具有内在逻辑的“人的物理学”的重要努力。<sup>①</sup>

精神符号学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对符号学“初心”的回归，它关注符号的内在逻辑，强调基础学理建设，走皮尔斯的逻辑研究路线，从而区别于一般的文化符号论。精神符号学也需要研究符号个案，但并不把个案作为个别经验进行材料堆积，而首要关注的是符号与精神发展的逻辑关系，是人类精神发展与符号演变之间共同的、必然的逻辑结构。精神符号学也需要从历史的、民族的和地区的经验材料中去发现，但并不以对历史的记载和整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它把历史保持于视野之内，但关注的重心是精神与符号本身的逻辑关系和必然的结构。这样的追求，是个别的符号论走向统一的符号学的前提条件。

在研究对象上，精神符号学把注意力集中于人类精神演化与交往领域，而不是宽泛地研究各类符号，这又与皮尔斯注重一般化的形式研究相区别。必然逻辑结构的追求，需要从最具体的经验材料研究来完成。这一从具体到抽象、从历史到逻辑的过程，不仅是精神学完成自己、发展自己的重要方式，也是它回应时代精神的重要方式。

精神的演化与交往历史，也就是精神的传播史。因此，精神符号学与传播符号学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交集。符号存在于传播，精神承载于符号。正如不存在没有符号的传播一样，也不存在离开传播的人类精神。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系统地讨论了精神的演化历史和逻辑，但他却严重忽视了精神的具体存在方式——传播及其符号的重要性。精神不能抽象地存在，也不能独立地存在而没有起码的传播过程。传播关系到一种精神形态的命运，因此，精神的传播，对于精神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讲到精神符号学与传播符号学的交集，需要注意目前的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ies）已经形成了两种传统：一是关注一般信息传播的传播学研究，这就是我们常常在期刊上看到的新闻传播符号学；二是关注精神传播与人际交往的研究，精神符号与传播符号学的交集主要是第二种。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主题看起来是“传播”，然而此传播不同于彼传播，他讲的并不是一般的大众传播学的信息传播，而是心灵的传播、精神的传播。正是由于不明白这种区别，一些传播学人士才会认为彼得斯《交流的无奈》这本书的主题本身就很奇怪：一本研究交流的书，却公开声称交流是不可能的。彼得斯认为“交流（communication）是两颗脑袋借精细无误的符号手段

---

<sup>①</sup>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9页、第4页。

产生的接触”，他是从“心灵共享”这一精神符号学的层次来看传播的，因此才得出人类永远不可能像天使一样交流的结论。彼得斯认为，“这是一个悲惨的事实，但又是幸运的事实”<sup>①</sup>。

## 二、精神符号学的研究范围

现实是精神的符号，历史是动态的精神。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展开为生产工具符号、宗教符号、概念符号和媒体符号。可见，由人类精神演化的符号形态是十分丰富的，因此精神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也十分广泛。但就已经形成的学科领域和研究主题来看，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精神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 （一）精神与思想观念、社会思潮的传播与接受

符号是意义的路标，标示了精神的社会历史运动。精神与思想观念、社会思潮的传播与接受是直接的社会精神现象，从这种现象出发，逐步追踪，按照其逻辑秩序逐步发展，达到严密的逻辑体系。

从古希腊、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西方人的精神以超越性为特征，神话和上帝是其关键符号。“神圣”“永恒”“宗教”“爱”“美”等一大批丰富的符号充盈天际。按照黑格尔的描述，那个时期“人们曾经拥有天空遍布着丰富的思想和图像。对于一切存在者来说，意义都在于光线，万物是通过光线才与天空联系起来的。顺着光线的指引，目光不是停留在这一个当前存在，而超越了它，飘向那个位于彼岸世界的当前存在”<sup>②</sup>。这是一个神圣的精神世界。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体现的时代精神则是去神圣化，以丰富的自然符号和人间符号掏空了上帝这一中心符号。启蒙运动以后，“上帝”仍然存在，然而只是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存在，失去了过去的精神的光芒，再也不能照亮尘世，不能清理社会生活中的昏暗和混乱。取而代之的是世俗的“科技”和“经济”，“科技”和“经济”作为中心符号取代了“上帝”的地位，随之派生的符号簇群基本上是扎根于世俗经验的。

从中世纪的仰望星空、看轻现实生活，到启蒙运动以后强调“知识就是力量”，强调世俗生活，时代精神的这一转换，并不是靠几个理论家的宣传就

① 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

能实现的，而是通过生产工具符号、宗教符号、概念符号和媒体符号等广泛的领域中的变革来实现的；其精神发展的逻辑，同时也是符号演论的逻辑。在启蒙作为一个时代精神运动已经过去 200 多年的今天，科技与经济等符号的神圣性已经不亚于当年的上帝，时代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倒转：人们过于执着于世俗事物，被日益泛滥的世俗符号所包围，时代精神需要花费同样大的气力来突破物质的压迫，使自己超越于尘世之上。现实中，精神已显示极端贫乏，整个时代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饮水那样，急切地盼望能够对神圣事物获得哪怕贫瘠的感受来聊以自慰，为此，一些人甚至不惜服用精神的替代品。

重新振奋精神成为时代的要求，符号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的价值在于其现实关切和现实指涉，它必须积极回应这一时代要求。通过考察社会观念和思潮的复杂运动及符号呈现，推动新一轮的符号革命而成为新时代精神的助产士，把人们的感官从世俗之维提升到精神之维，是精神符号学的重要使命。

## （二）精神符号与宗教、艺术世界的构建

宗教与艺术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两种重要符号表现。关于宗教与艺术的符号学研究，已经有丰富的成果。不过现有的成果大多属于符号论，而成体系的符号学研究仍然不多。大多数研究者满足于借用符号学的现有成果来解释宗教和艺术，目的在于给现存的宗教、艺术研究带来新的视角，而不是发现新的符号规律和逻辑体系，也不是追寻精神符号的逻辑结构。

关于宗教的符号学研究，怀特海是具有鲜明精神符号学特征的一个代表。他在《宗教的形成》中指出，宗教主要是人内在生命的一门艺术和一套理论，而并非主要是一桩社会事实。怀特海指出：“宗教是一种净化人心的信仰力量。正因为如此，首要的宗教美德便是诚，一种渗透人心的诚。”怀特海不限于具体宗教符号的解释，而根据西方宗教的历史，对宗教发展的三阶结构进行了归纳，即“从空无之上帝过渡到作为敌方之上帝，从作为敌方之上帝过渡到作为同伴之上帝”<sup>①</sup>。更为可喜的是，怀特海还独具慧眼地对宗教的仪式进行了专题探讨。

我们知道，符号是静态的仪式，仪式是动态的符号。符号的情感能量其实就是仪式中被唤起的情感能量的一种积淀。怀特海在《宗教的形成》第三

---

<sup>①</sup> A·N·怀特海：《宗教的形成·符号的意义及效果》，周邦宪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节《仪式和情感》中指出,仪式是激发情感的刺激物,根据它所激发的情感的不同性质,一种习惯性的仪式或则会转化为宗教,或则会转化为戏剧。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中,奥林匹克运动会带有宗教的色彩,阿提卡的酒神节也总是以一场喜剧结束。同样,在近代世界,圣日(Holy Day)和假日(holiday)是同源概念。<sup>①</sup>怀特海的这些论断,在符号学原理上与当代的符号互动理论(IRs)相通,而精神符号学的特征则比符号互动理论(IRs)更为鲜明。

艺术符号学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似乎更有实现精神符号学目标的坚实基础。从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提出“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起,艺术符号学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通达精神符号学的路径。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一书中,从中国审美经验的观察中提炼出一条“审美积淀”的逻辑发展线索,并以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式描述了仰韶、马家窑的几何纹样是如何由动物形象的写实而逐渐变为抽象化、符号化的。在这里,艺术符号的从再现(模拟)到表现(抽象化)、由写实到写意的发展进程,也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从而形成了人类不同于动物性的感官愉快“新感性”<sup>②</sup>。段炼先生近年继续沿着他的“蕴意结构”研究思路,以图像符号的诠释的认知呼应认识论,以符号学以及相关的图像学、叙事学、传播学等诠释方法呼应方法论,以“蕴意结构”概念呼应本体论,在研究的立意上已具备精神符号学的大气象,这一研究取向如能结合具体时代精神的发展脉络加以深化,应当有望获得重要成果。

### (三) 大众传播与传播正义论

当前,传播学与符号学的交叉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发展动向。但是,如果缺少精神符号学的维度,传播符号学仍然可能退化为一种宣传技巧学,传播符号或话语的研究也有可能变成否认任何是非标准和客观真理的诡辩术。鉴于此,大众传播与传播正义论应该成为精神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由于感觉到传播符号学退化的危险日益增加,我们曾经专门强调了传播符号学学理逻辑和精神逻辑的统一,指出“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有其学理逻辑,而且还有其理论展开的精神逻辑”。学理逻辑是人文社会科学面向“事实世界”的逻辑维度,精神逻辑则是它面向价值世界的精神维度。当我们说

<sup>①</sup> A·N·怀特海:《宗教的形成·符号的意义及效果》,周邦宪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

<sup>②</sup>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人是符号的动物”时，我们实际是在说“人是意义的动物”。对意义问题的关注使符号学先天具有超越性<sup>①</sup>，这也是符号学者西比奥克一再强调生命、符号与社会负责的内在关联的原因。<sup>②</sup>

传播符号学的精神逻辑起点是对意义及其生成方式的思考，展开为对传播正义的现实关切。传播正义论强调对普世价值和最高正义原则的关切，同时保持对文化多元性和利益多元性的关注。以平等对话、充分交流、利益整合为基础的整体正义，是对目前流行的以控制论为基础的经典传播理论进行必要的补充。<sup>③</sup>

可以期望，学理逻辑与精神逻辑相统一的传播正义论研究，将会在抽象理论落地为现实关切的意义上，与西方当前方兴未艾的“符号伦理学”发生交汇。

### 三、精神符号学的路径与发展趋势

在现有的符号学研究中，指向精神符号学的研究进路主要有三条：一是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的路径；二是从中国传统的符号学思想中去探索人类共同的精神结构和符号逻辑；三是通过对大众日常的符号、仪式的实证研究，发现时代精神的运动方式。

#### （一）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的路径，从符号在自然和人类意识中的普遍性出发，以溯因推理的方式达到人是“伦理的动物”这一现实，从而揭示人类精神活动与符号的关系。西方的符号学在近百年发展中，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大圆圈。20世纪初，在被称为“符号学之父”的索绪尔最初设定的符号学里，符号还仅仅是一种人类文化现象，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而且其学理思考方式主要是语言学范式的借用。在此意义上，一些人口里“人是符号的动物”这句话，其实不过是“人是文化的存在”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到60年代，符号学的发展开始逆转。西比奥克把符号学的范围扩大到动物的生命

① 李思屈、刘研：《论传播符号学的学理逻辑与精神逻辑》，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8期。

② Thomas A. Sebeok, “Fellow Plenary Address: Semio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 Beyond Specialisms, Universalisms and Humanism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2008 (24).

③ 李思屈：《传播正义论：基于普适正义的传播学理论建构》，载于《中国传媒报告》，第2010年第4期。

世界,把“动物指号过程”与“人类指号过程”放到同样的逻辑平面上。1981年,马丁·克隆蓬在《符号学刊》上发表了《植物符号学》一文,在此基础上,西比奥克进一步提出了“生物符号学”的概念,符号学的疆界被扩大到整个生命世界。<sup>①</sup>在这一被称为“总体符号学”的进程中,西方符号学把自己的思想源头上溯到1632年葡萄牙学者约翰·班索特的《论符号》,梳理出一条“班索特—洛克—皮尔斯”的符号学传统线索,即不把人类语言和话语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把指号过程视为一个更宏大和更具根本性的过程,这一过程甚至也包括了物理世界的自然指号过程,在此,人类的指号不过是自然指号过程的一部分。<sup>②</sup>然而,就在这一符号自然化在逻辑上几近完成的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西方符号学却又再次发生逆转,指向极具人文色彩的伦理符号学研究,从而完成了我所谓的否定之否定的大圆圈。<sup>③</sup>

在总体符号学基础上形成的伦理符号学,被称为“地球指号过程的最前沿”<sup>④</sup>,使符号学具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盛大气象,给我们带来在学科贯通基础上重新理解人类精神现象的希望。但是,从现有的成果来看,实现这一希望,还有十分漫长的路要走。

这一伦理符号学的进路,在中国的符号学界也得到一定探索。赵毅衡在其《符号伦理学视野中的标出性》一文中,基于符号学的三元关系,把伦理价值分为正项、中项和异项,并以中项的存在,解释了二元对立永远不对称的效应。<sup>⑤</sup>这一研究,在逻辑上简洁明快地解释了伦理现象,充满了符号学智慧,是落实伦理符号学设想的一个具体成果。刘利刚的《进入消费的“身体叙述”:一个符号伦理学分析》一文,从符号伦理学视角观察广告符号现象,虽然只是一种视角选取的转换,但反映了中国符号学界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sup>⑥</sup>

---

① 约翰·迪利:《符号学基础(第六版)》,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② 约翰·迪利:《符号学基础(第六版)》,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③ 约翰·迪利:《符号学基础(第六版)》,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苏珊·佩特丽莉:《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周劲松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卡莱维·库尔、瑞因·马格纳斯:《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彭佳、汤黎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④ 约翰·迪利:《符号学基础(第六版)》,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5页。

⑤ 赵毅衡:《符号伦理学视野中的标出性》,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⑥ 刘利刚:《进入消费的“身体叙述”:一个符号伦理学分析》,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 （二）中国传统符号学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深邃而且十分系统的符号学思想资源。例如，古老的《周易》中就有一套完备的非语言符号体系，而其传、辞，则是关于这套符号体系的内在逻辑、编码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的全面阐述。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符号学，《周易》不仅比西方提前 3000 年进入了广义符号学或总体符号学，而且，也提前 3000 年进入了“伦理符号学”。就其形式体系的完整、严密和丰富而言，《周易》远非西方符号学的二元论、三元论或格雷玛斯方阵所能望其项背；而就其涵盖宇宙的总体性、经天纬地的价值观和伦理符号学推导而言，更不是当代西方符号学所能企及的。在产生的时间上，《周易》符号学思想比西方符号学思想早了近 3000 年，而在学理上、解释能力上和应用价值上，西方符号学比《周易》符号学思想落后的程度也当以世纪论。

《易经·系辞下传》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说明，在《周易》中，天文、地理与人文是内在统一的，人类、动物、植物和物质世界具有共同的伦理基础，同处在一个完整的符号体系中，服从同样一套符号逻辑结构，按同样的规律运行。《周易》是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的一个典型代表，其特点是天道的自然性与天命的伦理性的高度统一。

遗憾的是，这一博大精深的符号学传统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整个符号学界，包括中国的符号学界对它还缺乏起码的了解。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周易》符号学建立于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话语系统之上，造成了当代理解的困难。不只是西方研究者感到难以理解，已经习惯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学人也搞不明白，尽管这些都是自家传统。这一局面必须得到改变。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无论是从符号学角度来研究《周易》，还是用西方符号学的观点来解释《周易》，或者对照西方符号学理论彰显《周易》符号思想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在西方符号学背景下来谈论东方符号学思想，尚未形成东西方符号学思想平等的创新性对话。2003 年，李幼蒸先生提出了中国古典的“仁学”与现代符号学结合的命题，认为中国以及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古典仁学和现代符号学的有机结合，仁学和符号学的互动关系研究属于新仁学内涵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也是新仁

学走向世界学术主流的重要渠道之一。<sup>①</sup>李幼蒸先生的观点,表现了中国符号学在 21 世纪的自觉意识。

2015 年 8 月,我在特克斯天山易经文化周(“世界周易论坛”)上,作了题为《周易与东方符号学思想》的大会发言,针对上述情况,从“道”与“逻各斯”之别来辩证东西方符号学思想框架的异同,以言、象、意、道为元素的符号模式(DIMT 模式),以期推动与西方后现代符号学,包括西方“符号伦理学”对话格局的形成。两年前,我曾针对中国人关于传播符号学局限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刻板印象,描述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传播符号学发展的三种趋势或曰重要动向,即(1)传播学与符号学形成交集;(2)东方智慧出现复苏;(3)传播符号学与应用性学科和自然科学的科际融合,并判定这三种趋势和动向,对未来传播符号学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sup>②</sup>现在看来,以《周易》符号学思想挖掘为基础的东方符号学体系建立,将是实现东西方符号学在后现代条件下平等对话、共同探索人类精神发展的最有特色、最有希望的一条发展路径。

### (三) 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符号实证研究

精神缺失最严重的地方,往往就是新的精神生长的地方。社会精神危机的解决之道仍然在于社会。中国素有“失礼而求诸野”的传统。礼是什么?礼就是一种精神秩序的仪式和象征,在特定的礼乐仪式中,特定的人类精神得到培养。

在旧的精神秩序崩坏到无以复加的时代,礼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符号,就生长于民间,存在于普通人的人情往来之间。因此,观察日常的人情往来,选择其中的创造性仪式进行实证研究,也可望成为一条有效的研究进路。

例如,目前正在浙江农村兴起的“文化礼堂”建设运动,就可以成为观察当代精神培养、生成和符号互动的窗口。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最初的兴起,纯粹是出于中国农民在一个精神空虚的时代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是农村的民间人士在传统宗庙、祠堂的文化废墟上建设当代精神的自发性努力。在政府的支持下,目前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已经有 4000 个左右,散布于各地。各地礼堂以建设精神家园为目的,根据当地的物质环境、文化生活习惯,建立并不断完善简单实用的礼仪活动和符号表征。如浙江东恒村“三礼一歌”活动的“进村礼”“进门礼”和“入学礼”,把中国传统的精神和当代的真实生活连接

<sup>①</sup> 李幼蒸:《仁学和符号学的历史交迁——论东方智慧和西方理论的辩证互动》,载于《太平洋学报》,2009 年第 3 期。

<sup>②</sup> 李思屈:《当代传播符号学发展的三种趋势》,载于《国际新闻界》,2013 年第 6 期。

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精神“自生长”的原生态格局。如果研究者能够对这类形成中的文化礼仪进行长时段的实证研究，可望为精神符号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这一研究进路的难点，就是要克服目前实证研究缺乏学理探讨，满足于数据、材料堆积和夸耀的风气，真正以符号学对“永恒心灵结构”的追求，力求经验材料与逻辑发展统一。

最后，我想借黑格尔先生的一句名言来结束本文：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一个向着新时期过渡的时代。精神已经与这个延绵至今的世界决裂……精神从未止息，而处在一个不断前进的运动中。……充斥于现在世界里的各种轻率和无聊，以及对于某种未知事物的模模糊糊的预感等等，都是另外什么东西在前来的征兆。”<sup>①</sup>

这些另外东西前来的“征兆”，就是新时代的精神符号。迎接它们的，将是新兴的精神符号学。

#### 作者简介：

李思屈，本名李杰。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传播符号学、文化产业学研究。

---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页。